

中秋节 月光下的团圆

【编者按】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除春节以外的主要节日,有拜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中秋节以月之圆预兆人之团圆,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月亮,不仅为中秋节营造了浪漫唯美的氛围,更成就了中秋团圆节的深刻内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难全,所以圆满才难得。在外求学的游子,记得买一张回家的车票,或给家里打一通电话,或陪在父母身边吃一份月饼。让我们一起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体会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感悟中秋佳节的文化韵味。

中秋节 享受月光的洗礼

胡杨

中秋节,也称拜月节,在中国的起源最早出自于《礼记》,唐宋元明清朝代更替,中秋节的传统却被保存了下来。人们庆祝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中秋时节正是瓜果桃李丰收之时,民俗学家认为中秋祭月祭祖是源于先人们拜祭土地,庆祝丰收,感谢天地恩典的节日。

纵观整个世界,相似的庆祝丰收的节日,印度有“庞格尔节”,在公历3月中旬左右,节日期间家家户户做扫除,人们穿戴一新,煮甜牛奶粥敬奉太阳神。犹太民族有“结茅节”,他们会用树枝建起小屋,屋里悬挂丰收的果物,在星光下拜祭感恩先祖。在希腊,人们在每年秋天举行“Thesmophoria”节,用蛋糕和水果作为礼物,纪念掌管农业、结婚、丰饶的古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得墨忒耳。世界上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习俗,但人性总是相似的。世界各地都大张旗鼓地设定一

个专门的节日庆祝丰收,祭拜太阳月亮星空,这样的节日想必有它长久以来存在的意义。

现代的主流观点不再是“万物有神灵”,中国的都市里,各种拜祭的形式早已弱化。节日,渐渐演变成了只和家人吃团圆饭,就算是过了。我却觉得,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这么简单,还有着深层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意义。

当从自己的社会角色中疲惫归来的人们与家人相处时,也沐浴着来自家人无条件的关爱。也许是特意做了你爱吃的小菜,也许是问问最近的家长里短,也许是听老人讲讲过去那些年代的故事,也许只是热络地摆出桌椅板凳,有心的人能感觉到包含在细节里的爱意。家的温暖之处,不就在于营造了这样一方令人舒心的天地吗?沉浸在家庭之爱氛围中的人们,总会是元气满满。

当平日里忙碌的人们坐下来,品尝美好的时令食物时,也

品尝到单纯的愉悦。桃,柚,芋,栗,菱角,桂花,柿子,各式月饼,带着来自土地、风、雨沉默而无私的礼物。此时的愉悦感蔓延,人们也许就生出对食物,对大地的感恩之心,也许就会更加珍惜资源,从而维护着、创造着风调雨顺,富足而美好的世界。

当日常无暇与自然接触的人们慢下来,向月亮望去时,月光温柔,时光像夜色中静静的河流。人们也许就能回到返璞归真的存在本身,感受到自己是在地球“母亲”、月球“守护神”、太阳“父亲”以及整个宇宙“家族”的怀抱中生活着。那一刻,赞叹自然的神奇美妙,也会体会到自己存在的快乐。

在这样寄予着感恩与美好心愿的节日里,希望每个人都能与家人团聚,敞开心接受来自家族的祝福;尝时令瓜果各色月饼,用味蕾享受来自大地和自然界的礼物;对着清明的月亮,感受来自神秘宇宙的关怀。

人生一瞬 明月千古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 刘芳华

中国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中,传承着许多古老的习俗,中秋节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对月亮有着特殊的情感。

在古今诗坛上,月亮作为最圣洁醉人的意象一直是历代诗人的首选。大唐盛世,明月皎洁面颊上那轻盈而神秘的薄纱被一位才子悄然揭起。“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执酒对月,停杯一问,豪气满天。殊不知,他停下的这酒杯却被东坡于宋朝遥遥接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一连两问出口成章,一气呵成。自此,人与月的言语对谈便如深秋时节淅沥稀疏的细雨,点滴入心,连绵不绝。

时光如水般悄然流逝。饱经风霜而又多愁善感的文人愿将这一腔心事托与明月。还是李太白,用一句再直白不过的“我寄愁心与明月”就轻松地掀起了“心寄明月”的潮流。以至后来,才激发后辈人的灵感,写下了像王安石“明月何时照我

还”这样经典的诗句。

诗坛中的那轮孤月,千百年来一直默默聆听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倾吐诉说,却在无意之间,被南宋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撩拨了心语。然而,世人多沉醉于阴柔美妙的月光下,总该有人独醒于深夜,伫立于窗前。“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照晓穿朱户”。“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两句清醒而残酷的诗语再次从遥远的北宋传来,余音绕梁,在秋风中回响。月由心生,月本无情,不过是执着痴念的化身,仅此而已。晏殊、欧阳修用独特犀利的言语将这轮纯洁无瑕的圆月生生隔断在情感与意象之间,成为初秋时节里一道凉薄而阴寒的屏障,深深伤了明月一颗玲珑剔透的心。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月夜总是一如既往的寒凉,那是月亮在怀念它此生唯一的知己——张若虚。

如果说前人对月的追问与

遐思只是揭开了月亮神秘的面纱,那么一篇《春江花月夜》的问世便是灵巧地打开了月亮深沉而宽容的内心。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同样是追问,这尖锐深刻的两问却一针见血,一语道破明月千古心声。一代代不同思想、不同时空下的生命却只望这一轮共同的明月。后一句“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更是用月的视角看宇宙人生。流光飞逝,带走了多少个激情澎湃的人生?却又留下多少执酒对月的叹息声、临月而和的曲笛声。一轮亘古不变的孤月,用它轻柔暗淡的光辉抚摸着九州大地,却也在同时见证了无数生命的起始消陨、无数心灵的喜乐哀思。一轮明月映衬的是生命的轮回与延续,灵魂的超脱与永恒!

执酒一樽,遥指高空,敬人生一瞬,匆匆百年;敬浩瀚宇宙,明月千古。

(推荐教师:侯晓晨)



中秋节前夕,房山区昊天学校初中学生在组装天文望远镜。
贾学辉 摄

中秋味儿

中华女子学院学生 李屹宁

如果不是舍友喷了满屋子的桂花味儿香水,又恰逢手机自动更新了节日壁纸,我差点忘记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新学年换了新校区,离我越来越远的是银山塔林、天龙之源;渐行渐远的是东河西柳、七十二泉。郊区的环境固然适合潜心学习,但回乡的路却也愈加曲折了。

没课的傍晚,我喜欢到新校小树林的石凳上坐着,闭上眼睛,一股潮湿的泥土青草气息夹杂着丝丝秋风清冽的甜味儿沁入心脾。此刻的我,仿佛置身于家附近森林公园。这似曾相识的气味儿,包裹着我,竟给予了一个在外的游子莫大的安全感。

史铁生曾在《我与地坛》中写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我从小对味道十分敏感,但偏偏在金钗之年患了鼻炎,丧失了一段时间的嗅觉。痊愈后,对事物偏向于从味道认知。比如四季里最喜欢秋季,不是因为它的金风送爽,而是因为它的瓜果飘香。

儿时记忆里的中秋节,是飘着桂花香的,空气中还夹杂着些许合欢花的味道。每年中秋,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回乡下,陪爷爷奶奶一起过节。院子里一棵根深叶茂的合欢树,过节时恰值盛放,满院子的合欢精灵擎着粉色小伞立在枝头,调皮的几个就顺

风飘然而下。我和爷爷坐在摇椅上赏花,奶奶和爸妈正在厨房热火朝天地忙活着。不久,从屋里传出了浓郁的甜香,不需回头张望,只一嗅,便知道餐桌上添了一道桂花糕,多了两盏桂花酿。脑海里忽地冒出古诗一则:“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又突然想起吴刚伐桂的传说,心里不禁暗自担心起来,若是他终有一日成功伐树,失去了桂花香气的嫦娥月宫,该是多么清冷寂寥啊!

后来二老搬进城,焚香和月饼的味儿便取代了曾经浓郁的花香,平添了几分“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的闲愁。拜月祈福之后,一家人在檀香缭绕下吃着团圆饭,月饼便是餐后甜点。我曾经偏爱五仁馅儿的月饼,觉得别的味道的月饼都有些过于甜腻。后来月饼不再拘泥于甜口,鲜肉馅、蛋黄馅月饼成为了大家餐桌上的新宠。偶然间尝试了莲蓉蛋黄的口味,红油的鲜香味儿在舌尖绽开的那刻,我的脑子里只剩下汪老的那句“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

今年中秋节,又会是何种味道呢?我推开阳台的门,秋风乍起,未干的衣服随之起舞,一阵洗衣液的柠檬清香。凭栏远眺,点点繁星伴着空中皎皎月轮。不由得低吟一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转身回屋,手机铃声恰好响起。此刻,幽香不知何处……